安止堂選諸公

本衙藏板

思誠齋閱
心吾允客

批評東坡密語

序坡仙密語

文人有象有神象可見而神不
可見神者何隱隱躍躍非有非
無如牟尼珠光芒迫人未易測
識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密

也者神之所毓藏也是故採滄
海者貴在明月而羣璣非寶代
南山者貴在豫章而竹箭非材
自非濯魄氷壺性靈烱烱縱塗
臉畵眉不過乞珠借鉢者流耳

烏足與窺密而談神哉于上下
千秋商確今古凡諸子百家言
靡不貫串而獨於坡仙有酷好
焉往往閱其文想其人輒尋其
神而不得乃自辛酉以來寄蹟

白下予家小阮省之嘗從予遊予器重其人不能舍省之博雅恂恂儒生而風流藴藉無異張緒少年意其密密佩服必有解悟於神者齋頭蒐羅甚富其所

藏書處顏其居曰安止堂予每
盤桓於此覺西北隅時有五色
雲氣籠罩其上若佛頂舍利放
無量光明予心異者數迫而視
之則省之所彙集諸名公評品

坡仙密語在焉予憬然悟曰不中彀無問射不中律無問音坡仙之神其在是矣蓋論策奏疏諸文或束於功令其顯易見則其神不全惟是頌偈銘贊記傳

直寫其所獨得其密難證則其
神偏到或着韻而成趣或致微
而近幽或摹寫而成景或濃或
淡或近或遠或玲瓏而小巧或
幹碩而姿偉隨其神之所至窮

萬道而曜三靈變化不可名狀
要以不用意得之即坡仙亦不
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雖重巖
襲室光采瀲灩此密諦真種子
也省之之神其藉坡仙之神而

暢乎空其秘諸筒中也予嗣是
以少司馬徵北上會今秋省之
千里郵筒丐予爲序欲公於海
內予惟是荆山至寶不容埋沒
況世間血性男子墮地具一性

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何密何顯是在天下有心人自澄自覺則峰頭松響澗底泉聲皆神也皆坡仙密語也若必假此謂爲汲泉之綆而渡海之航焉是猶

以尺嚼收海藏以一瓠納賈舶者矣窖者自窖不其懵然罔覺也哉又奚足與語神想坡仙白玉樓下亦當撚髯一笑稱予爲知巳矣

旨

天啓甲子十月既望海陽本如

吳用先書於長安署中

蘇長公密語目錄

首卷

本傳
像贊
自評

蘇子瞻像贊

黃庭堅

子瞻堂堂出于娥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閲士如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路以爲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遊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于初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厓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也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厓儋耳

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劉越石許恍惚似子瞻

三黨繫宗社安危元祐多君子亦意氣激成之耳

蘇子瞻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雖工吾亦不能知也

上聖俞評得失寸心知

魏文帝云文之美惡吾自知之從生方術篇

自序極省從來評長以者能勝其自評否

蘇子瞻本傳

子瞻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歲

安石用事上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皆異別試以事可也上又欲用軾起居注安石曰軾非是可獎之人乃寘軾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更科舉使兩制三館議之上得蘇軾議乃止即日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

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安石愈恨軾乃補外通判杭州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強入人家爭鬬至殺民訴于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邨匯于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至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爲

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敢不效
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
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徙知湖州以表謝
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逮赴御史獄初軾既補
外見事有不便者頗託事以諷御史舒亶言蘇軾
作為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贏
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
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

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
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
月食無鹽宰臣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軾咏檜
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陛下飛
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蟄龍其不臣如此上曰
彼自詠檜何預朕事張方平范鎮上書救之直舍
人院王安禮乗間進曰自古太度之君不以語言
謫人願陛下無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

言者路耳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屩
與田父野老時時相從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五年神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
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
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
汝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移居奏入報可過金
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乃漢唐滅亡之兆公獨
無一言可乎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身在外又

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事君之常禮耳上之待公本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豈可以常禮自處耶安石乃厲聲曰某須說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答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矣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光及知樞密院章惇惇侮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見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

許靖以虛名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爲累先主納之夫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戸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産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戸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舛

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
官置局軾與其選獨以實告嘗見光政事堂條陳
不可狀光忿然不樂軾曰昔韓魏公刺陜西義勇
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
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
學士二年復除侍讀嘗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
卿前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
臣今待罪翰林學士后曰何以至此曰遭遇太皇

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后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當軸者恨之四年復出知杭州杭本近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

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

井民稍獲其利矣又聞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
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
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
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
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收救
荒之餘得錢數萬貫糧數萬石復請於朝得百僧
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雲錦杭
人名之曰蘇公堤焉軾二十年再蒞此州有德於

其人以故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六年召入爲翰林
承旨復侍邇英時三黨之論起矣御史復攻軾軾
懼乃復請外出守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閲歲以兵
部尚書召還尋遷禮部復兼二學士至是又復乞
一郡自効八年知定州紹聖元年軾坐爲中書舍
人日草呂惠卿降官制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
手實之禍下及於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
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

復謫知英州安置惠州軾以少子過自隨居三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軾初至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軾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將居許病暑暴下乃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徽宗即位之初辛巳歲)六月軾病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六)葬於汝州郟城縣軾初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

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故雖嬉笑怒罵之辭皆
可書而誦也洵晚歲讀易作易傳未究疾革命軾
述其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
傳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
當知我矣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
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初畢仲游舉進士召
試學士院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因貽書與
軾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爲是其形於詩歌賦

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殆猶抱石而救溺也仲游士安之孫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嗟夫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東坡祿命
丙子 財 祿
辛丑 祿 祿氣印
癸亥 旺
乙卯 食神 長生 食神 天乙
文星食祿旬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蘇長公密語目錄

卷一

詩賦

息壤詩
顏樂亭詩
天慶觀乳泉賦
灩澦堆賦
屈原廟賦

黠鼠賦
秋陽賦
赤壁賦
後赤壁賦

蘇長公密語卷一

新安後學吳京省之甫彙輯

詩

息壤詩 并序

淮南子曰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於羽淵今荆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旁有石記云

人人相與之際直窺其微

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予感之乃爲作詩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勑下民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怒帝蓛不知誰敢以告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是役於民無是墳者誰取誰予惟其的之是以射之

從息字撤翻風過如呼吸雲生似此舍當如是觀

顏樂亭詩并序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久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

顏子不改其樂自有樂處

能無變色於蓬藋孰知簞食瓢飲之爲哲

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

天生蒸民爲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

惡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交鬭鶩而不及跬步

商受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却走眇

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瓢從之

忽焉在後

根塵俱空

水淨納行影顏子性境山空答備語長公詩意

至理

扶生死之奧

賦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者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寰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

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溺
爲洟爲血爲溲爲矢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
人而外鶩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
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涌於
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
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又從人身）
（上推開說到天地）
之在天地之閒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
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

淡甘鹹定生殺探微抽秘

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稿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隣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醴湩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珮之落谷灔玉池之生肥吾三

嚥而遄返懼守神之訶譏郄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眞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鍾伯敬評赤壁二賦皆賦之變也此尤變中之

至理奇趣

灩澦堆賦 并序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予觀之葢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瀰漫浩汗構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鋭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

關尹子云火無我水無人無我故灑于物無人故不与人爭長公之論本此

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惟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巍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

力摹畫

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鬬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劒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汩汩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古壁丹青色新花錦綉文

悲風生毫楮
芳韻襲蕙蘭

屈原廟賦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决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

慕兮恐君臣之愈疎生既不能力爭而强諫兮死
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
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寃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
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
無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巍故居廢
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
逝兮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
隨俗變化斵方以爲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

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堂兮彼乃謂子爲非
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
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
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
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
所安兮

李卓吾評雖不適中句可爲三閭知己

王聖俞評莊生之文以小物逗玄理如解牛承蜩之類是作可与參駕

勘破千古刻人情狀

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

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于人擾龍伐蛟登
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
計中驚脫兔于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
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
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
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
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
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

之作

李卓吾許末路可惜說道理了

秋陽賦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為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帷幄暑至于溫寒至于涼而已矣何自知

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蒸雨
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没舟行城廓魚龍
入室菌衣生于用器蛙蚓行于几席夜違濕而五
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吾於三吳有田
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
壁頹穿面垢落塈之塗目泣濕薪之煙釜甑其空
四隣悄然鸛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
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

以夏潦映秋陽妙甚

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鏜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蚕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盻而倒景飛于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于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衰乎吾儕

小人輕慍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徂之三四自令知之可以無惑居不墐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曹子建云若熱但曝霜越夷水中藏似于秋陽偏畏之矣

一種陽明之氣英英逼人

鏡動波颭菱
雪迴風旋絮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

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横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

李卓吾評正好發揮可惜說道理了予云不妨理事相參

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

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淸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殽核旣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旣白

此即普賢文殊上下交叅理事相徹互相交映一成即一切成一壞即一切壞摠以性齊時齊行齊故

劉勰云茂先
搖筆而散珠
此文字之珠
璣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淸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

數句占幾許風景
坡仙

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

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揚子雲所謂不從人間來者

御風而行泠泠然善也長公有焉

蘇長公客譜卷一終